

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必然

◇李 静 官留记

一、从“自由人联合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致思逻辑

“自由人联合体”是由“自由人”与“联合体”共同构成的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其中“自由人”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并自由自觉地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联合体”即确保每个人都得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必须有公有制制度保障。因为只有公有制条件下，人们才得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共同享有生产成果，个人才能也得以充分展现和发挥，由此才能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提供有力保障。由于当下的时代环境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满足“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基础，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阶段应运而生。其中，“人类”彰显了主体的世界范围；“命运”彰显了对主体生存状态的现实关怀；“共同体”彰显了实现主体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命运”作为联结纽带，从而成为联结处于同一生存境遇中的人们们的共同体形式。

二、“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间的高度契合性

(一)生成逻辑的一致性：现代性弊端的现实反思

“自由人联合体”生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中的现代性弊端的诊断过程中。马克思指出通往“自由人联合体”需要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变革社会关系，破解“虚幻共同体”用来禁锢人类自由的异化外衣，进而从根本上消解资本所造成的现代性弊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一种

冲破“民族—国家”界限的新型治理体系与交往模式，同样是在继承“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时刻反思并寻找驯服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现代性弊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超越西方全球正义话语体系中致力于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回应时代之问与破解发展难题的大国方案。

(二)实现条件的一致性：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世界范围的普遍交往

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只有在共产主义自由王国之中才得以实现，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又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需要先进生产力与世界人民的携手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和历史教训中不断调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在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须自觉从人们在全球交往关系中所处的现实地位出发，自觉应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中所出现的发展难题，自觉在谋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普遍交往，并基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构建一个致力于实现人类自由发展的共同体。

(三)价值旨蕴的一致性：对人的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片面自由就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提供了扬弃基点与超越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样基于命运与共的价值关怀，致力于满足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世界正处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在生态危机、疾病蔓延、资源安全等全球性发展难题中积极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方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摒弃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排他性的世界历史叙事方式,采取了充分尊重各民族国家多元文化基础上的共生性的世界历史叙事方式,以世界视野彰显了其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终极关怀。

(四)理论核心的一致性: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

共同体源于个人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马克思便基于“共同利益”来把握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实现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辩证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遵循“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核心,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打破零和博弈思维,倡导世界各国在对话协商中实现共同发展。当前,共同利益犹如一根红线将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在全球性发展难题中都无法独善其身,唯有坚持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辩证统一,才能在平等互利中实现共同发展。

三、“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在差异性

(一)存在方式的差异性:社会形态与社会状态

其一,从社会制度的演进逻辑看,“自由人联合体”是在私有制被消灭与国家自行消亡后而形成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没有将资本主义制度排斥在外,而是强调在当前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基础上来探寻社会持续发展的现实方案。其二,从共同体的演进层级看,“自由人联合体”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决定了其处于共同体的最高层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诊断“虚幻共同体”中存在的现代性弊病而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实践必然,其本质处于共同体中的过渡阶段。其三,从发展前景的未来展望看,“自由人联合体”形成于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其实现过程是漫长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应对全球危机的科学方案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

可,这表明当下已经具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可能。

(二)社会主体的差异性:自由个人与主权国家

“自由人联合体”是由“自由人”所构成的共同体,其社会主体必然为每个具有自由个性的人。“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尚处于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阶段,在这一时期,无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有多高,主权国家作为阶级利益的实现工具仍然是推进世界发展的基本单元。与以消灭国家为前提的“自由人联合体”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需要在依靠各主权国家共同发力的基础上应对全球危机,为优化当前国际治理格局和化解全球化挑战提供新的方案。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以包容性姿态希冀世界各国在携手应对世界性发展难题中实现共同发展。

(三)实现路径的差异性:社会革命与对话协商

身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马克思针砭时弊,宣告“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是以解构“虚幻共同体”为前提的,而唯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虚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格局中破解现代性弊端的新交往模式,是在应对全球危机中展开关于社会持续发展的现实探寻,这就决定了其必须以对话协商为构建原则。所谓对话协商,就是社会主体通过对话谈判、国际论坛、外交发言等就彼此关心的重大问题和核心利益进行协商并以期达成共识。当前,各主权国家之间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因素而造成的利益差异,导致世界正处于危机挑战层出不穷的时代。基于这一时代背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的发展机制,大力倡导主权国家在“对话协商”中实现共同发展。

作者简介:李静,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宫留记,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后。

(摘自:《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2年第9期)